

《杜十娘》

主要角色

杜十娘：旦
李干先：小生
孙富：丑
柳遇春：老生
鸨儿：旦
梅香：旦
来旺：丑

情节

明朝洪武时，临安书生李干先入都春试，结识金陵名妓杜十娘。杜十娘久厌风尘，正拟寻觅佳偶从良，误以李干先可托终身，乃设法逃出妓院，与李干先相偕返里。途中，夜渡瓜州渡口，为富商孙富所见。孙富久慕杜十娘姿色，又因与李干先旧识，乃密与商议，欲以银千两质换杜十娘。李干先利令智昏，欣然允之。翌晨迎娶，杜十娘出示所携之百宝箱。李干先悔之不及，孙富则手舞足蹈。杜十娘先投箱于水，立船头上痛斥孙、李二人，继即投江自尽。李干先见利忘义，终于人才两空。

注释

三十余年前，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先生（人称老乡亲）与我（荀慧生）往来甚密。《杜十娘》剧本就是孙老先生赠给我的，他老人家认为此剧既富于警恶劝善意义，又符合我的表演风格，因此力劝搬演。我心为所动，跃跃欲试。但此本情节虽好，而结构松散，其中几全系过场戏，缺乏重点。当时就参照《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回加以改编，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次演出于北京中和戏院。我自饰杜十娘，金仲仁饰李干先，马富禄饰孙富，张春彦饰柳遇春。

解放以后，我将数十年来的演出本重新作了整理加工，认为此剧过去处理上单纯抨击李干先和孙富二人之贪婪无耻，力量仍嫌单薄，乃使讽刺的矛头直指整个封建制度，揭示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使广大观众抚今思昔，愈加热爱新社会。改编后的新本，于一九六一年新年演出于北京吉祥戏院，由徐和才饰李干先，朱斌仙饰孙富，陈喜兴饰柳遇春。其后在演出中亦小有修改。此次付印前，又重新作了校订。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议婚】

（柳遇春上。）

柳遇春（西皮散板） 翰林院中闲无事，
终朝饮酒并赋诗。

（鸨儿自下场门上。）

鸨儿（白） 哟，这不是柳老爷吗？来呀，柳老爷，您里边歇会吧。

柳遇春（白） 不、不、不，今日还有别事，改日再来。

鸨儿（白） 哟，柳老爷，这可得罚您，哪有漫门而过的道理哪。来吧，您少坐会，喝杯茶再走。

柳遇春（白） 如此少坐片刻。

鸨儿（白） 这不结了。您请吧。

（鸨儿引柳遇春同进内。）

鸨儿（白） 柳老爷请坐。

柳遇春（白） 有座。啊妈妈，杜十娘可在院中么？

鸨儿（白） 我一猜您就得问她，她让杨老爷约到畅春园吃酒去了，这就回来，柳老爷请茶。

（鸨儿献茶。）

柳遇春（白） 好、好、好。

鸨儿（白） 啊，柳老爷，我们十娘自从认识您之后，跟您学点诗词歌赋，可高兴了。您老不来，她还是真想您。

柳遇春 (白) 十娘确是个颇知上进的女子。天时不早，十娘还不回来，我要先行一步了。

鸨儿 (白) 您还是走哇。

(梅香、杜十娘、车夫同上。)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愁丝万缕理还乱，
每日强颜邀客欢。
受尽调笑与轻贱，

(杜十娘下车。梅香、车夫同下。鸨儿、柳遇春同出门。)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纵然有泪不敢弹。

鸨儿 (白) 哟，这不是十娘回来了吗！十娘啊，柳老爷等你半天啦。

杜十娘 (白) 柳老爷万福。

柳遇春 (白) 十娘回来了。

杜十娘 (白) 柳老爷，还是里面请坐吧。

鸨儿 (白) 对了，柳老爷，您多跟我们十娘聊会子吧，我别处张罗张罗去。

柳遇春 (白) 妈妈请便。

(鸨儿下。)

柳遇春 (白) 十娘近日可劳倦否？

杜十娘 (白) 虽有不少王孙公子争来缠头，只是奴家深为厌恶此等之人，能拒者则拒，得推者便推，故尔倒还消闲。

柳遇春 (白) 闲来之时，做何消遣？

杜十娘 (白) 不过日习柳老爷所教诗词歌赋，近又重温丹青之笔，怎奈柳老爷多日不来，无处求教，只好温故知新了。

柳遇春 (白) 十娘真勤奋之人也！

杜十娘 (白) 人生几何，若不发奋求学，岂不可惜。柳老爷怎不知：

(念) “褪色残花辞枝落，落花难得再上枝；春华应恋似锦日，红颜珍惜少年时”？

柳遇春 (白) 哈、哈、哈，好一个“珍惜少年时”！啊，十娘，听你之言敢是厌倦风尘？

杜十娘 (白) 哎呀，柳老爷，奴家虽在烟花，性情孤傲，终日与那些官僚商贾屈意周旋实非所愿。这几年颇积得些资财，我有意寻个年貌相当之人，托付终身，纵荆钗布衣，亲操井臼，也甘情愿。此衷肠实话，柳老爷不可当作虚谎之言。

柳遇春 (白) 既是如此，日后待我替你物色一位才郎，你意如何？

杜十娘 (白) 若是如此，感恩不尽。

柳遇春 (白) 这才是：

(念) 君子本该成人美，柳某情愿作红媒。

(梅香上。)

梅香 (白) 启禀柳老爷：方才你府院公前来说，有临安李公子造府相访，请柳老爷速回。

柳遇春 (白) 知道了。

啊，十娘，家中有人相访，我要告辞了。

(西皮散板) 暂别十娘改日见，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望君切记适才言。

柳遇春 (西皮散板) 你且宽心免悬念，

(杜十娘、梅香同下。柳遇春走小圆场，李干先、来旺同迎上。)

李干先 (白) 仁兄。

(西皮散板) 小弟前来问金安。

柳遇春 (白) 贤弟，来得好，快快请至客堂！

(柳遇春、李干先同坐。)

柳遇春 (白) 堂上伯父大人安泰？

李干先 (白) 家父安好，问候仁兄。

柳遇春 (白) 岂敢！啊，贤弟此来，敢是为了求取功名？

李干先 (白) 这，一来为了求取功名，二来么……

柳遇春 (白) 还有何事？

李干先 (白) 这二来么……

来旺 (白) 您干嘛不好意思说呀？我替您说。柳老爷，我们公子在家的时候就想娶媳妇，所以此番前来还要请您做个大媒，给说个好媳妇哪。

李干先 (白) 暖，谁要你快言快语。

柳遇春 (白) 噢、噢、噢，原来为此。我看贤弟年纪尚轻，何必急于婚姻之事。

李干先 (白) 哎呀，仁兄呀，非是小弟急于婚事，只因家父年迈，无人侍奉，故尔叫弟悬托仁兄与小弟择一佳偶，他老人家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功名倒可从缓，亲事却要早办，他还急于抱孙孙呢。

柳遇春 (白) 哎呀呀，老伯真个是操之过急呀！

来旺 (白) 公子，老爷子没说这话呀。

李干先 (白) 多口！

来旺 (白) 这是实话呀。柳老爷，我们临出门的时候，公子和老爷子为这档子事闹家务呢。我们公子说：哎呀，爹爹呀，孩子定要先娶了媳妇，再进京赴考，不然我是不会去的。我们老爷说：奴才呀奴才！

柳遇春 (白) 这是怎样讲话。

来旺 (白) 我是学我们老爷哪。我们老爷说：待等得中回来，再与你完成花烛，如其执意不去，我便将你活活打死。还是我从中劝的架哪。

李干先 (白) 满口胡言！

柳遇春 (白) 哈、哈、哈，好好好。不管如何，待愚兄与你物色就是。

(家院端茶上。)

家院 (白) 李公子，请用茶。

(柳遇春、李干先同饮茶。)

柳遇春 (白) 来旺一路劳累，随院公下面歇息去吧。

来旺 (白) 是。

柳遇春 (白) 柳老爷，您可紧着手办哪，我们公子可等不及了。

李干先 (白) 还不下去！

(家院、来旺同下。)

柳遇春 (白) 啊贤弟，这金陵城中新开了一家酒楼名唤“天然居”，你我且到那里畅叙一回，权当与贤弟接风。

李干先 (白) 小弟不敢。

柳遇春 (白) 多年世交，不必客套。请吧。

李干先 (白) 如此小弟遵命就是。

(柳遇春、李干先同出门，同走圆场。)

李干先 (白) 啊仁兄，吃酒是小事，方才提到婚姻之事，你要挂心哪！

柳遇春 (白) 但不知贤弟要何等之女子？

李干先 (白) 年轻标致之人便是最好无有了。

柳遇春 (白) 这倒不难。

李干先 (白) 目下可有吗？

柳遇春 (白) 暖，贤弟，你也忒急了！你我还是畅饮几巡吧。正是：

(念) 两地相隔难聚会，

李干先 (念) 故友重逢喜上眉。

柳遇春 (念) 霎时来到酒楼内，

李干先 (念) 畅叙别情饮几杯。

柳遇春 (白)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白) 啊哈！

(念)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白) 柳老爷，请上楼吧。

(柳遇春、李干先、酒保同上楼。)

酒保 (白) 柳老爷，您用点什么？

柳遇春 (白) 上等酒席摆下。

酒保 (白) 是了。

上等酒席一桌呀！

(酒保取酒菜摆。)

柳遇春 (白) 贤弟请。

李干先 (白) 仁兄请。

(柳遇春、李干先同饮。)

孙富 (内白) 啊哈!
(孙富上。)

孙富 (数板) 说我富, 不算富, 开了几座典当铺, 大元宝无计其数, 金黄黄的象倭瓜, 白花花的赛豆腐, 我们家的厨子二百五, 稀里糊涂往锅里入, 烧火的丫头直叫苦, 掀开锅盖杵一杵, 乐得她把小嘴捂: 自从目下到盘古, 谁见过倭瓜、元宝一锅煮, 一锅煮。
(白) 说着说着到了。
酒保, 酒保。
酒保 (白) 唉, 来了来了。
(酒保出。)

酒保 (白) 啊, 敢情是孙子。
孙富 (白) 玩笑是怎么着?
酒保 (白) 你怎么啦, 古时候有孔子、孟子, 我叫您孙子, 这不是尊敬您吗?
孙富 (白) 咳, 我这个姓不成, 你还是别尊敬我啦。
酒保 (白) 好好好。那么孙三爷, 您请上楼吧。
孙富 (白) 这不结了, 这比那好听的多。
(孙富、酒保同上楼。)

孙富 (白) 这不是李贤弟吗?
李干行 (白) 孙仁兄。
孙富 (白) 李贤弟久违啦啊。什么时候到这儿的呀?
李干先 (白) 小弟方才到此。
孙富 (白) 老太爷好啊, 我也短瞧他去。
李干先 (白) 岂敢。
柳遇春 (白) 既是相识, 一同入座吧。
孙富 (白) 不不不, 咱们还是各吃各的吧。
柳遇春 (白) 朋友见面哪有分座之理, 一同饮酒, 我做东道。
孙富 (白) 怎么着, 您做东道请客呀? 那我得扰您几杯。可我还不知道您姓什么哪?
李干先 (白) 来来来, 我与你们引荐引荐。此位是柳遇春仁兄, 孙富仁兄。
(柳遇春、孙富同见。)

孙富 (白) 酒保, 来, 多添好酒好菜, 我们不怕花钱啊。
酒保 (白) 是了。
柳遇春 (白) 孙兄、贤弟请。
孙富 (白) 喝着, 喝着。
(酒保持酒上。)

孙富 (白) 哎呀, 这寡酒难饮哪。
酒保, 拿个纸片来。
酒保 (白) 是。
(酒保下。)

柳遇春 (白) 孙兄莫非传唤妓女?
孙富 (白) 是呀。
柳遇春 (白) 你我弟兄畅饮、畅谈甚好, 不必如此了吧。
孙富 (白) 柳兄, 您怕花钱是怎么着? 您要是怕花钱, 不要紧, 我这带着哪。呆会酒钱归您, 传妓之资归我怎么样!
(孙富掏出一个大元宝摆桌上。)

柳遇春 (白) 暖, 取笑了。既是孙兄有此雅兴, 传唤也好。
(酒保取纸片上。孙富写。)

孙富 (白) 传宜春院杜十娘。
酒保 (白) 是。
孙富 (白) 柳兄, 贤弟, 别楞着呀。
(柳遇春、李干先、孙富同饮酒, 酒保添酒。)

伙计 (内白) 杜十娘请到。
酒保 (白) 请到楼上。
杜十娘 (内白) 来了。

(梅香引杜十娘同上。)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无端列入烟花队，
送旧迎新日几回。
强颜欢笑装娇媚，
夜阑人静泪双垂。

酒保 (白) 十娘，孙三爷请您哪。

孙富 (白) 十娘来了，快快请坐。

杜十娘 (白) 孙相公，柳老爷也在此。

柳遇春 (白) 十娘，请坐。

孙富 (白) 哟，敢情你们二位也挺热的？哈哈，原来柳兄也好此道啊！

柳遇春 (白) 取笑了。

孙富 (白) 十娘啊，我今个请你喝一盅，一块聊会子，你瞧怎么样？

杜十娘 (白) 妾身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还望孙相公海涵。

孙富 (白) 哟，怎么那巧呀！不要紧，少喝一点。

杜十娘 (白) 奉陪一杯就是。

孙富 (白) 劳您驾，您给斟上吧。

杜十娘 (白) 哎！

(杜十娘斟酒。)

孙富 (白) 哟，真格的，这儿还有一位哪，我也忘了给你们引荐引荐啦。来，这是临安李相公，这就是金陵城内大名鼎鼎的杜十娘。

杜十娘 (白) 李公子。

李干先 (白) 小娘子。

孙富 (白) 请吧。

(众人同饮。)

孙富 (白) 干。来咱们再来一盅。

杜十娘 (白) 李公子，柳老爷，请。

柳遇春 (念) 高士举杯自不凡。

李干先 (念) 斗酒润喉诗百篇。

杜十娘 (念) 醉书吓蛮服夷叛，

柳遇春 (白) 孙兄，该你了。

孙富 (白) 该我的，给我吧。

李干先 (白) 暖，该你接下这第四句了。

孙富 (白) 我就知道这末句是给我留着哪嘛。我说我说——

(念) 我们喝酒你给钱。

柳遇春、
李干先 (同白) 哎呀呀，孙兄，果然高才。

孙富 (白) 你们别骂我了，还是喝酒吧。

李干先 (白) 啊，小娘子，我看你举止不凡，文才广有，怎的竟栖身青楼之内？

杜十娘 (白) 哎，一言难尽，公子不必细问了。公子、柳老爷，还是饮酒吧。

柳遇春、
李干先 (同白) 请。

杜十娘 (白) 公子可是初到金陵？

李干先 (白) 正是初到金陵，乃是赶考来了。

杜十娘 (白) 以公子的才华，蟾宫折桂，高占熬头，自然是易如反掌。

李干先 (白) 小娘子，过奖了，请酒。

杜十娘 (白) 柳老爷请。

柳遇春 (白) 请。

孙富 (白) 嘿，你瞧，我叫她来的，她可跟他们俩聊得好热闹，一句也不理我。我说十娘来吧，咱们也聊会子，痛痛快快的喝几盅。

杜十娘 (白) 妾酒已够了，实难再饮了。

孙富 (白) 怎么着，到我这儿就不能喝了。

杜十娘 (白) 改日再来奉陪如何？

孙富 (白) 你瞧，当着他们二位，你这不是给我个脸下不来吗？来，再喝了这盅。

杜十娘 (白) 好。
 (杜十娘气愤, 一饮而尽。)

杜十娘 (白) 干。
 孙富 (白) 这不挺好吗, 别装蒜, 再来, 再来。
 杜十娘 (白) 孙相公, 我实实不能再饮了。
 孙富 (白) 嘿, 我们是花钱叫你来陪着喝酒的, 喝不喝能全由着你吗?
 杜十娘 (白) 孙相公, 有钱你叫别人陪, 十娘我告辞了。
 (杜十娘欲走。)

孙富 (白) 嘿, 你瞧, 她这火比我还大, 没说三言五语, 她倒翻了!
 好, 你不是要走吗? 孙三爷我还是偏不让你走。
 李干先 (白) 啊, 孙兄, 娘子不胜酒力, 还是叫她回去了吧。
 孙富 (白) 贤弟你别管!
 柳遇春 (白) 孙兄何必如此, 叫她回去了吧。
 杜十娘 (白) 多谢二位。梅香, 随我回去。
 梅香 (白) 是。
 孙富 (白) 回来, 我还没发话呢, 你就不能走。
 杜十娘 (白) 你当真不许我走?
 孙富 (白) 当真不让你走。
 杜十娘 (白) 果然不许我走?
 孙富 (白) 我一定不让你走!
 杜十娘 (白) 我告辞了。
 孙富 (白) 啊, 我看你走!
 杜十娘 (白) 正是:
 (念) 绿鬓红颜原是梦, 劝君梦里听晨钟。
 孙富 (白) 啊, 我看着你走!
 (梅香引杜十娘同下。)

孙富 (白) 我可不是看着她走了, 真气死我啦!
 李干先 (白) 孙兄, 叫她回去吧。
 孙富 (白) 咳, 这是怎么说的? 实指望把她找来痛痛快快的喝会子, 没见过你们二位这么不开窍的, 替婊子讲情, 这不没影的事吗! 挺好的事让你们给吵啦。我也不陪着你们俩了, 我告辞了!

酒保 (白) 送三爷。
 孙富 (白) 酒钱有人给, 你甭送我了。
 (孙富下, 酒保白眼下。)

柳遇春 (白) 贤弟怎得与此人相识?
 李干先 (白) 此人曾在临安经商, 与家父略略相识。
 柳遇春 (白) 观他举止定非善类, 贤弟切不可与此等人交往。
 李干先 (白) 小弟谨记。啊, 仁兄, 方才那位小娘子堪称天资国色, 可惜竟堕落青楼了!
 柳遇春 (白) 十娘本是良家女子, 虽身堕青楼, 却不甘轻贱, 乃是个有志气的人。
 李干先 (白) 今日亲眼得见, 果然是个有志气的。啊, 仁兄, 小弟若有此女为妻, 平生之愿足矣!

柳遇春 (白) 贤弟果有此意么?
 李干先 (白) 弟决非笑谈!
 柳遇春 (白) 哎呀呀, 这倒巧得很。十娘也曾托我代为物色年貌相当之人, 永偕百年之好。不过愚兄只恐她曾居青楼, 负有微贱之名, 如此撮合, 恐负老伯重托。
 李干先 (白) 哎呀, 仁兄说哪里话来, 年貌相当, 人品出众, 也就是了, 何必顾及门第二字? 事不宜迟, 就请仁兄成全了吧。
 柳遇春 (白) 好好好, 来日我与十娘言明就是。
 李干先 (白) 多谢仁兄。
 柳遇春 (白) 天时不早了, 你我也回去了吧。
 酒保, 酒钱放在此处, 我们去了。
 (酒保上。)

酒保 (白) 好啦, 柳老爷您慢走。

(酒保收拾，下。柳遇春、李干先同出门。)

柳遇春 (白) 正是：
(念) 青楼也有贤良女，
李干先 (念) 未入龙门小登科。
(柳遇春、李干先同下。)

【第二场：遂愿】

(杜十娘上。)

杜十娘 (念) 坐下重匀粉面，起来慵自梳头。百般心事几曾休，正是春愁时候。
(白) 奴家杜美，小字十娘。可叹身堕青楼，每日不胜苦楚。昨日在酒楼之上偶遇临安李公子，我看他人品、才华俱为上乘，不似那等纨绔子弟，獐头鼠目，满口俚俗，倒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少年才子。唉！虽然柳絮情多，可恨桃花命薄。天哪，我这场冤孽何时得了哇！
(南梆子) 是谁歌管做班头，
珠箔银筝夜来收。
看到红颜成梦幻，
叫人怎不怨风流。
若得此人成佳偶，

(梅香持镜台上。)

梅香 (白) 姐姐，天儿不早了，你快来梳妆吧。

杜十娘 (南梆子) 愁丝萦回懒梳头。

(梅香欲侍杜十娘梳妆，杜十娘出神。柳遇春上。)

柳遇春 (西皮散板) 十娘可算女中首，
愿她早偕凤鸾俦。

(白) 十娘。

杜十娘 (白) 柳老爷来了，请坐。

柳遇春 (白) 有座。

(柳遇春坐。)

柳遇春 (笑) 啊，哈哈！

(梅香下。)

杜十娘 (白) 柳老爷为何如此的高兴？

柳遇春 (白) 啊，十娘，我与你访到一位才郎，依我看来可遂你心愿了。

杜十娘 (白) 不知他是何人？

柳遇春 (白) 他么？就是昨日酒楼之上相见的李公子，十娘可愿否？

杜十娘 (白) 此人虽则秀雅，但不知他的人品如何，才华可有？

柳遇春 (白) 我与他通家之好，依我看他的人品倒还不错。

杜十娘 (白) 才华呢？

柳遇春 (白) 虽无子建之才，也总比得谢少莲了。

杜十娘 (白) 既然如此，就烦柳老爷改日请他来一叙如何？

(梅香捧茶上，献茶。)

柳遇春 (白) 不消改日。

梅香姐，你到外面告知我那家院，叫他速请李公子到此。

梅香 (白) 是。

(梅香下。)

杜十娘 (白) 李公子既在府上，柳老爷何不邀之同来？

柳遇春 (白) 只因我要成全你们二人的美满姻缘，不愿叫他把你看做青楼女子，故尔我先来做冰人。

杜十娘 (白) 柳老爷如此用心，贱妾杀身难报。

柳遇春 (白) 十娘过谦了。

梅香 (内白) 李公子，随我来。

(杜十娘对妆台理鬓。)

李干先 (内白) 来了。

(梅香引李干先同上。)

李干先 (西皮散板) 今朝姻缘得成就，
胜似往日梦寐求。
甚感柳兄恩德厚，
(白) 柳仁兄，小弟来了。

柳遇春 (白) 好好好。贤弟，见过十娘。

李干先 (白) 啊啊啊。
(西皮散板) 近相觑愈爱她皓齿明眸。
(白) 十娘姐，小生这厢有礼。

杜十娘 (白) 还礼，李公子请坐。

李干先 (白) 有座。

柳遇春 (白) 大家随便坐吧。

杜十娘 (白) 啊，公子，昨日酒楼初会，今日院内重逢，真乃三生有幸。

李干先 (白) 小生昨已深慕十娘丽质，今得重睹丰姿，实慰平生之愿矣！

柳遇春 (白) 哈哈，看你二人情谊甚投，堪称一对佳偶，待我备酒，与你二人庆贺佳期。
妈妈哪里？

鸨儿 (内白) 暖，来了，来了。
(鸨儿急上，进门。)

鸨儿 (白) 柳老爷，什么事呀？

柳遇春 (白) 快快备酒一席，款待这位公子。他乃李都堂的令郎，非寻常人可比，酒筵要丰盛些。

鸨儿 (白) 是了，没错，我们上好酒席是现成的，说摆就摆。

柳遇春 (白) 如此速速摆下。

鸨儿 (白) 是啦，我去吩咐他们。
(鸨儿下。)

柳遇春 (白) 啊，十娘、贤弟，今日淑女才郎得遂心愿，酒宴之间，我们大家俱要多饮几杯。
(丫鬟上，摆宴，下。)

柳遇春 (白) 酒席摆齐，干先贤弟，你与十娘并座，愚兄下面相陪。

杜十娘 (白) 依我看，还是柳老爷上坐，我与李公子左右相陪的好。

李干先 (白) 是呀，仁兄不必客气，就请上座，以表我等谢媒之意。

柳遇春 (白) 哎呀哎呀，十娘与李公子乃是初会，便得如此亲密，可算是一见如故的了！啊
哈哈，好好好，我今日请客，反倒潜坐了。

杜十娘 (白) 待奴把盏。
(西皮散板) 华筵开处春无限，
欢声四溢酒尽酣。
似水流年不嗟叹，
姊妹当羞并蒂莲。

(众人同饮。)

李干先 (西皮散板) 畅饮方知酒量浅，
(白) 小生酒已够了。

杜十娘 (白) 公子，再饮几杯。

柳遇春 (白) 十娘，我家贤弟酒量不大，少饮几杯也好。饮酒过量，我们回去之时多有不便哪。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纵然一醉又何干？
难回府就留在宜春小院，

李干先 (白) 妙呀！
(西皮散板) 如此今宵可尽欢。

柳遇春 (西皮散板) 他二人情谊重两相眷恋，
契友初逢你们要倾心谈。
辞别十娘回府转，
(白) 十娘，我酒已足矣，就此告辞了。

杜十娘 (白) 柳老爷，再饮几杯。

柳遇春 (白) 不不不，告辞了。

(西皮散板) 我若在此讨人嫌。
 杜十娘 (白) 送柳老爷。
 李干先 (白) 仁兄慢走。
 柳遇春 (白) 不必送了，哈哈！
 (柳遇春下。)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宜春院内春色暖，
 从兹不再叹衾寒。
 (吐) 嘟嘟嘟。
 (李干先装醉。)
 杜十娘 (西皮散板) 就请公子后堂转，
 (杜十娘搀扶李干先。)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知音共话语缠绵。
 (李干先暗笑作神气下，杜十娘同下。)

【第三场：计脱】

(来旺上。)
 来旺 (数板) 跟随相公到金陵，指望在金陵金榜题名，又谁知他洞房花烛情意重，宜春院中苦用功。银子、元宝往鸨儿手中送，到如今只落得囊空如洗、两袖清风。他常叫我去柳府借钱用，柳老爷倒给相公做了财东。
 (来旺圆场。)
 来旺 (白) 到了，常来常往，自己进去。
 (来旺进。)
 来旺 (白) 有请柳老爷。
 柳遇春 (内) 嗯呸。
 (柳遇春上。)
 柳遇春 (念) 鸟啼扰清梦，觉来日已红。
 来旺 (白) 参见柳老爷。
 柳遇春 (白) 罢了。来旺，今日前来敢是你家相公手内又……
 来旺 (白) 哎哟，柳老爷，您这么一问，我都怪害臊的，除了这档子事之外，我还有点事要跟您说哪。
 柳遇春 (白) 还有何事？快些讲来。
 来旺 (白) 柳老爷呀！
 (拨子) 我随相公来赴考，
 谁知他迷恋烟花，沉湎声色，抛掉功名，不思科考，每日里宜春院中度春宵，带来的银钱俱消耗，全仗十娘筹划开销。
 柳老爷也为他垫办不少，如此下去我难把差交。
 若被我们老爷知道了，他对相公不轻饶，我这顿痛打也免不掉，还望柳老爷把办法教。
 柳遇春 (白) 你家相公与十娘可曾对你说过什么无有？
 来旺 (拨子) 相公只知起匿瞎泡，
 正事从不挂心梢。
 方才十娘倒说了一套，
 柳遇春 (白) 十娘说些什么？
 来旺 (白) 十娘说的不明不白，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猜不着。
 (拨子) 十娘说妓院鸨儿如虎豹，
 花钱不能零打碎敲，
 快刀斩麻是正道，
 一劳永逸——

柳遇春 (笑) 哈、哈、哈！
(拨子) ——办法高。

来旺 (白) 怎么，柳老爷，您明白了？

柳遇春 (白) 我明白了。哈哈！

来旺 (白) 嘿嘿！
(拨子) 到底您的学问比我好，
话未说完事已明瞭。
(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柳老爷！

柳遇春 (白) 来旺啊！
(拨子) 十娘、公子情义好，
盼望早日脱宠牢。

来旺 (白) 噢，这么回事呀？

柳遇春 (拨子) 叫来旺，
来旺 (白) 有。
柳遇春 (拨子) 你与爷，——头前引道，
来旺 (白) 是。
(柳遇春、来旺同走圆场。)

柳遇春 (拨子) 宜春院见机行事救脱风尘在今朝。
(柳遇春、来旺同走圆场，杜十娘上。)

杜十娘 (二黄散板) 喜得檀郎美品貌，
典雅温文才华高。
紫燕双飞夙愿了，
柳遇春 (白) 啊，十娘。
杜十娘 (白) 哎呀，柳老爷来了！
(二黄散板) 薰风送暖岁寒消！
(柳遇春、杜十娘同坐，来旺送茶，下。)

柳遇春 (白) 干先贤弟呢？

杜十娘 (白) 他还在里面读书呢。待我唤他。

柳遇春 (白) 不必惊扰于他。啊，十娘，方才听来旺传言，知你亟欲脱此青楼，敢是与干先两情无改了么？

杜十娘 (白) 我二人情已深矣！早思脱此青楼，做一对名副其实的夫妇，只是恶鸨贪婪无厌，未敢轻举，还望柳老爷从中为力。

柳遇春 (白) 此事包在我的身上。少时我出面言讲，她若依允，我们便以礼相待，多少与她一些便宜，否则……

杜十娘 (白) 智取可好？

柳遇春 (白) 哈哈，使得。啊，十娘，但不知干先对你到底情深如何？

杜十娘 (白) 看来一片至诚，挚情无二。

柳遇春 (白) 如此甚好。你看他来了，待我再试他一试。
(李干先持书随看随上。)

柳遇春 (白) 哈哈，贤弟手不释卷，真乃是苦读上进之人！

李干先 (白) 哎呀，仁兄啊，这是娘子的台命，小弟不敢不遵。此时我心中只有十娘，又哪有心思于此故纸陈词呀！

柳遇春 (白) 考期已近，临阵之前总是要磨枪的哟！

李干先 (白) 我是不想入那科场的，我还要终朝与十娘作伴哪！

柳遇春 (白) 岂不有负伯父大人的厚望？

李干先 (白) 我只知有妻，不知有父。

杜十娘 (白) 啊，公子，你怎么讲？

李干先 (白) 啊，这……不知有什么富贵二字，还讲的什么科场啊！

柳遇春 (白) 难道你就不想回转临安了么？

李干先 (白) 我是乐不思蜀，一辈子也不回临安了。

柳遇春 (白) 常住此地，喏喏喏，你可有这个么？
(柳遇春示银。)

李干先 (白) 啊，这……

柳遇春 (白) 我今日前来，正是与你说明此事，从今以后我是无能为力的了。

李干先 (白) 怎么，你不帮助于我了么？

柳遇春 (白) 无能为力！

李干先 (白) 哎，你这算什么，岂不是要将我活活逼死！仁兄啊，宁可一死决不能与十娘分离的呀！

柳遇春 (白) 好了，贤弟不必着急，我有意与十娘赎身出院，与你做个长久夫妻，十娘得离青楼，你也免误功名，不知贤弟以为如何？

李干先 (白) 仁兄果若如此，恩同再造！请上受弟一拜。

柳遇春 (白) 但只一件……

李干先 (白) 哪一件？

柳遇春 (白) 你不可久而变心，负了十娘。

李干先 (白) 兄长说哪里话来，我与十娘情深义厚，纵然是海枯石烂，心坚无改。况且小弟乃知书明礼之人，岂能作此不义之事！

柳遇春 (白) 只要你心口相应就好。
十娘，权且等候消息；
贤弟，随我前去寻找鸨儿。

李干先 (白) 就依兄长。
(杜十娘下。柳遇春拉李干先同走圆场。)

柳遇春 (白) 鸨儿哪里？
(鸨儿上。)

鸨儿 (白) 暖，来了，来了。噢，柳老爷来了。李公子，你们一块上楼吧。

柳遇春 (白) 慢来，我们今日不见十娘。

鸨儿 (白) 哟，不见十娘，您莫非找我吗？

柳遇春 (白) 正是找你。

鸨儿 (白) 啊，真是找我来了，我还走这个运呢！

柳遇春 (白) 啊，妈妈，你看十娘年龄已长，我欲为媒，将她嫁与李公子，特来与你商议赎身之事。

鸨儿 (白) 什么，你要给十娘赎身吗？
(鸨儿想。)

鸨儿 (白) 柳老爷，十娘在我院中也有十年啦，她今日从良，我也不能拦着，不过她的名声在这儿哪，有道是货高价出头，身价银子得稍微多一点。

柳遇春 (白) 不知需要多少？

鸨儿 (白) 柳老爷，都是熟人我也甭跟您多说，干脆您拿一万两银子就让她立刻跟您走，您瞧怎么样？

柳遇春 (白) 岂有此理，哪有这样昂贵的身价！难道买你合院之人不成！

鸨儿 (白) 买我合院之人？那敢情好了。

柳遇春 (白) 胡说，我只与你五百两银子，也就不少了。

鸨儿 (白) 五百两？不行，不行！那我可不能答应。

柳遇春 (白) 十娘自己情愿从良，你还是准她的好。

鸨儿 (白) 我说柳老爷，十娘在我们院中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不让她去也是为了她好。

柳遇春 (白) 如此你就将她唤出，问上一问。

鸨儿 (白) 叫她就叫她。
十娘快来。

杜十娘 (内白) 来了。
(杜十娘上。)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慷慨助我出孽网，
柳老爷侠风义骨好心肠。
鸨儿无改贪婪样，
管叫她人财两空自遭殃。

(白) 妈妈。啊，柳老爷，公子也在这里？

柳遇春 (白) 可恼哇，可恼！

杜十娘 (白) 柳老爷与何人生气？

柳遇春 (白) 与你妈妈生气。

杜十娘 (白) 为着何来?
 柳遇春 (白) 就为的是你。
 杜十娘 (白) 为我?
 柳遇春 (白) 是呀, 只为李公子托我替你办理赎身之事, 她要的身价银子太不公道, 故尔与她生气。
 杜十娘 (白) 这个……
 (杜十娘想。)
 杜十娘 (白) 啊, 柳老爷,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想我乃宜春院中之人, 并非你柳府之人, 允不允自然得有妈妈作主。
 鸨儿 (白) 暖, 这话说得对。
 杜十娘 (白) 况且我在院中吃的是珍肴美味, 穿的是凌罗绸缎, 朝欢暮乐, 胜于从良。你为何苦苦与我赎身呢!
 柳遇春 (白) 十娘, 你怎么变了心了?
 李干先 (白) 是呀, 十娘, 你我二人十分恩爱, 共偕白首, 今日为何竟出此言?
 杜十娘 (白) 公子休提恩爱二字, 要知娼家是惯以假面目待人的。
 柳遇春 (白) 啊, 假面目待人? 李贤弟, 我们走。
 李干先 (白) 还求仁兄设法办理才好。
 柳遇春 (白) 此时谅办不成了, 你我暂且回去。
 李干先 (白) 只好如此。哎!
 (柳遇春、李干先同下。)
 鸨儿 (白) 哼, 这两个讨厌鬼可走了!
 杜十娘 (白) 妈妈, 他要与奴赎身, 又不肯花钱, 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鸨儿 (白) 是呀, 你这话说得对呀。可气死我了!
 杜十娘 (白) 妈妈不要生气。
 鸨儿 (白) 暖, 好孩子, 没什么的, 妈妈哪能跟他一般见识呢。
 杜十娘 (白) 妈妈歇息去吧。
 鸨儿 (白) 暖, 我走了。孩子, 这会没什么事, 你也歇会去吧。
 (鸨儿下。)
 杜十娘 (白) 哎呀且住, 看鸨儿如此贪婪无厌, 我哪有出头之日! 且喜柳老爷府上离此不远, 我不免将金珠首饰, 异宝奇珍, 一同收拾在小小箱儿之内, 逃往柳府, 求柳老爷设法, 早离此是非之地。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西皮散板) 安排巧计出罗网,
 (杜十娘走圆场, 进门, 收拾宝箱。)
 杜十娘 (西皮散板) 异宝奇珍妥收藏。
 (杜十娘走圆场, 出门。)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浅水鳌鱼得潮涨,
 随波逐浪入长江。
 (白) 来此已是柳府。门上有人么?
 (家院上。)
 家院 (白) 哪个叩门?
 (家院出。)
 家院 (白) 原来是十娘。
 杜十娘 (白) 烦劳院公通禀, 我有要事面见你家老爷。
 家院 (白) 十娘请进, 待我通禀。
 启禀老爷: 杜十娘要面见老爷, 有事相求。
 柳遇春 (内白) 请她前厅相见。
 家院 (白) 十娘, 我家老爷请你前厅相见。
 (家院下, 柳遇春暗上。)
 杜十娘 (白) 是。
 (杜十娘进, 见柳遇春。)
 杜十娘 (白) 柳老爷, 万福。
 柳遇春 (白) 少礼, 请坐。啊, 十娘, 听你方才之言, 难道便是你的智取之计吗?
 杜十娘 (白) 鸨儿贪财无义, 若不如此, 焉能脱身!

柳遇春 (白) 啊，十娘，你这小小箱儿，内装何物？

杜十娘 (白) 这，只不过一些簪环首饰而已。

柳遇春 (白) 十娘真细心人也，只是你今日如此出来，那鸨儿岂肯与你甘休！

杜十娘 (白) 还望柳老爷从中设法。

柳遇春 (白) 这，叫我如何设法？

杜十娘 (白) 柳老爷呀！

(四平调)

素日仗义人景仰，
济困扶危好心肠。
你与黄衫同一样，
必然有计庇红妆。
倘能救奴出罗网，
世世生生感不忘。
若是旁观无策想，
白绫一幅自悬梁。

柳遇春 (白) 十娘不必着急，待我唤出公子，大家商议就是。
贤弟快来。

李干先 (内白) 来了。

(李干先上。)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十娘与我情义广，
缘何今日意彷徨。

(白)

仁兄。

柳遇春 (白) 贤弟。

杜十娘 (白) 公子。

李干先 (白) 啊，原来十娘来了，今日在院中，你为何……

柳遇春 (白) 贤弟不必说了，今日之事果不出兄这所料，乃是十娘用计稳住鸨儿之后，潜出宜春院，如今她已是你的人了。

李干先 (白) 怎么，如今十娘已是我的人了？哎呀呀，待我谢天谢地。哈哈！

柳遇春 (白) 贤弟且慢高兴，还有事与你商议呢。

李干先 (白) 如今有了十娘也就是了，还有什么商议的呀？

柳遇春 (白) 贤弟呀！

(西皮散板)

十娘潜出宜春院，
鸨儿必定心不甘。
寻衅生非事难免，
必须早日离此间。

李干先 (白) 这有何难！

(西皮散板)

此事何必兄作难？
弟偕十娘返家园。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春闹试期已不远，
公子怎能返临安？

柳遇春 (白) 是呀，依兄之见，不如教十娘暂居遇兄别墅之中，待贤弟高中之后，再一同返里。

李干先 (白) 这倒不必，小弟来京之时，家父也曾言过，家中无人侍奉，结亲从速，春试从缓，兄怎的忘怀了？

柳遇春 (白) 噢、噢、噢，贤弟来时曾提过。既是如此，你二人能一同回转临安也好。事不宜迟，贤弟你就速速收拾去吧。

李干先 (白) 遵命。
十娘在此稍候。

(李干先下。)

柳遇春 (白) 啊，十娘，你夫妻此去要夫唱妇随，永偕和好。

杜十娘 (白) 定当如此，决不辜负柳老爷一片热忱。

李干先 (内白) 来旺快走。

(李干先上，来旺挑担随上。)

柳遇春 (白) 贤弟收拾好了？

李干先 (白) 收拾好了。

柳遇春 (白) 你二人就此起程去吧。

杜十娘 (白) 啊，柳老爷，我们虽然走了，只恐鸨儿还会寻你生事，你要做一准备。

柳遇春 (白) 难道我还怕那鸨儿不成，十娘你就放心去吧。

(西皮散板) 愿你夫妻永欢畅，
举案齐眉效鸿光。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柳老爷言语不敢忘，

李干先 (西皮散板) 谢过冰翁引红缰。

李十先、
杜十娘 (同白) 拜别了。

柳遇春 (西皮散板) 明珠归了珊瑚网，
(白) 十娘，你的箱儿在此。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用手接过百宝箱。

柳遇春 (白) 恕不远送了。

(来旺引李干先、杜十娘同下。)

柳遇春 (笑) 哈哈哈哈哈！
(西皮散板) 看他二人情意广，
柳遇春我做了好事一桩。
李干先宿宜春我花银两，
杜十娘选才郎我往来奔忙。
结成了美姻缘他们临安往，
我还要与鸨儿一费周章。

(柳遇春下。)

【第四场：变渡】

(大锣长锤。船夫甲、来旺、李干先、杜十娘同上。)

杜十娘 (西皮散板) 乘轻风破碧浪赏心悦眼！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喜嫦娥纵美景不愿流连。
效张敞画柳眉妆台永伴，
杜十娘 (西皮散板) 赴蟾宫高折桂方为奇男。
一霎时彤云厚江风扑面，

船夫甲 (白) 启禀相公：来在瓜州渡口，江风起来了，天儿也不早了，咱们就在这儿湾船吧。

李干先 (白) 好。
(西皮散板) 就在这瓜州渡湾下舟船。

船夫甲 (白) 得，湾船啦。

李干先 (白) 下面歇息去吧。

来旺、
船夫甲 (同白) 是。

(来旺下。)

李干先 (白) 啊，十娘，外面风浪甚大，既是在此湾船，你我也到舱中小坐吧。

杜十娘 (白) 就依公子。

(李干先、杜十娘同进舱。船夫乙、孙富同上，湾船。)

船夫乙 (白) 孙三爷，咱们就在这儿湾船了。

孙富 (白) 得了，湾船就湾船吧，谁让赶上风浪啊，咱们船也不能走。哎，这瓜州湾口我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我还是上船头了望了望去。

(孙富站船头观看。)

杜十娘 (白) 啊，公子，此番回得家去，安置之后，你还是重返金陵应试的好。

孙富 (白) 哟，这儿怎么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好耳熟啊！

李干先 (白) 我已言过，有了十娘，我李干先再无别求，只愿朝夕与十娘相守。

孙富 (白) 什么“十娘”、“十娘”的，待我仔细听听。

杜十娘 (白) 暖，大丈夫本应争占熬头，金榜题名，公子如此贪恋闺房，岂不置十娘与不义，也辜负爹爹教子之心，还是赴试的好！

李干先 (白) 依了十娘就是。啊，十娘，自离金陵之后，久未闻十娘作曲，如今夜泊江中，天时尚早，就请十娘轻歌一曲，以解旅途寂寞。

杜十娘 (白) 公子说哪里话来，十娘此番随你出京，原为脱去娼妓之名，如今已是良家之人，公子不可再提“弹唱”二字。

李干先 (白) 船行半江，四下无人，轻歌一曲，有何不可？

杜十娘 (白) 难道你还把我当作娼妓看待么？

李干先 (白) 言重了，言重了！不唱也罢。

(孙富看。)

孙富 (白) 怎么又是十娘啊，又是唱曲呀，这是谁呀？我接着舱口瞧瞧。哎呀呀！这不是李干先和杜十娘吗？这小子倒是艳福不浅哪！杜十娘怎么跟了他了？这小子可真走运。我可不甘心，今儿叫我碰见了，我得耍耍手段。

(孙富想。)

孙富 (白) 嗯，有主意，我先叫他一声。

我说邻船敢是干先贤弟吗？我说邻船敢是干先贤弟吗？

杜十娘 (白) 公子，有人唤你。

李干先 (白) 啊，哪个唤我？

孙富 (白) 是干先贤弟吗？

李干先 (白) 是我。外面何人？

孙富 (白) 我是孙富呀。

杜十娘 (白) 孙富来了。此人不是好人，公子不可理他。

李干先 (白) 故友相逢，怎好不睬，待我出舱应付几句。

杜十娘 (白) 不可久叙。

李干先 (白) 是。

(李干先出。)

李干先 (白) 原来是孙仁兄到了。孙仁兄因何到此？

孙富 (白) 我是出去做趟买卖，贤弟是回临安吗？

李干先 (白) 正是。

孙富 (白) 哎呀，巧得很，日前酒楼不期而遇，不想今日你也乘船，我也乘船，又在江中相逢了。

李干先 (白) 真个凑巧。

孙富 (白) 啊，贤弟，舱内何人？

李干先 (白) 贱室杜十娘。

孙富 (白) 哟喝，我的妈，她怎么嫁了你了哪？兄弟，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哪！请出来见个礼吧。

李干先 (白) 这有何难，啊，十娘，孙富兄来了请出舱来相见。

杜十娘 (白) 我如今已是良家妇女，是不能见生人的了。

孙富 (白) 嘿，你瞧，她更端起来了。得了不见不见吧。

李干先 (白) 贤弟，看天时尚早，这瓜州渡口有家好酒馆，我请你去喝两盅，你瞧好不好？

李干先 (白) 夜已将临，改日再去吧。

孙富 (白) 嗨，不远嘛，上岸就到，一会就回来。走吧、走吧，要不然我可过去拉你去啦。

船夫，搭跳。

李干先 (白) 小弟奉陪就是。仁兄少待，待我告知十娘。

孙富 (白) 喝，真孝顺啊！

李干先 (白) 啊，十娘，你且后舱歇息，我随孙兄上岸饮酒，少时便回。

杜十娘 (白) 公子，早去早回，我在后舱等你。

(杜十娘下。李干先、孙富同上岸，同走圆场。)

孙富 (白) 你瞧，这不就到了吗。

酒保，酒保。

酒保 (内白) 啊哈！

(酒保上。)

酒保 (念) 酒旗飘江岸，玉液透瓶香。

(白) 敢情是孙三爷。您什么时候到的呀？

孙富 (白) 刚到。酒保，给找个单间，同朋友聊会子。

酒保 (白) 得，您二位随我来。二位请坐吧。您是熟人，您爱吃什么好菜我也知道，我跟大师傅说去。

孙富 (白) 酒菜要好一点。

酒保 (白) 错不了，全交给我了。

(酒保下，取酒菜上。)

酒保 (白) 先给您一盘下酒的菜，你们二位先喝着。

(酒保下。)

孙富 (白) 贤弟喝着。

李干先 (白) 又叫孙仁兄破费了。

孙富 (白) 自己哥儿们，没说的，喝着。

(李干先、孙富同饮酒。)

孙富 (白) 贤弟，我有句话想跟你谈谈哪。

李干先 (白) 仁兄有话请讲。

孙富 (白) 我问问你，这杜十娘乃是金陵第一名妓，她怎么会跟了你了哪？

李干先 (白) 仁兄啊！

(西皮散板) 十娘久把青楼厌，
又得柳兄来成全。
山盟海誓结婚眷，
才随小弟转临安。

孙富 (白) 哎呀呀，这么一说，杜十娘对你可是真有情义呀！

李干先 (白) 正是。

孙富 (白) 愚兄看来，恐怕未必吧！

李干先 (白) 怎见得？

孙富 (白) 想杜十娘乃京都名妓，交满天下豪绅，江南必有他的知心之人，此番前来或许借兄之力寻访她的旧好，也未可知。

李干先 (白) 不会的，不会的。

孙富 (白) 不会就好。喝着喝着。

(李干先、孙富同饮酒。)

孙富 (白) 啊贤弟，你今收纳杜十娘，尊翁可知么？

李干先 (白) 这尚未禀过家父。

孙富 (白) 怎么着，老父不知道？哎呀！想老伯乃是朝廷的显宦，为人正直，家法森严，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告而娶，已有一行大罪，何况你娶的还是娼家妓女，你想老伯能够容你吗？

李干先 (白) 哎呀！这个……

孙富 (白) 再说妓女本是不节之妇，下贱之尤，你这宦门之后，竟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岂不是玷辱门庭，辱没宗亲！老伯能与你善甘休吗？

李干先 (白) 哎呀！

孙富 (白) 我的好兄弟，要不是咱们这样的朋友，我可不能这么口直心快。不过老伯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说这些话也是为了你好不是。你想想老伯这回叫你出来，原指望你金榜高中，一举成名，如今你是钱也花光了，功名也没到手，带了这么一个败坏门风的妓女回去，我看老伯一定要把你赶出门外。为了一个妓女闹得父子反目，可不值当的。再说离开老伯，你还哪有钱接着求学，进京赴考呀？愚兄这可是为你好，才说出这一番话来呀。

李干先 (白) 呀！

(西皮散板) 孙兄宴前侃侃论，
句句言语动我心。
只怨一时荒唐甚，
如今反悔也不能。

孙富 (白) 说什么“如今反悔也不能”啊，现在你要能够悬崖勒马，可还不算晚哪！

李干先 (白) 此时还不晚么？

孙富 (白) 不晚哪！

李干先 (白) 兄可有计教我？

孙富 (白) 办法我倒是有，就怕贤弟你不能照办。

李干先 (白) 只要仁兄有好办法, 小弟定然照办。

孙富 (白) 你舍得杜十娘吗?

李干先 (白) 啊, 这.....

孙富 (白) 你瞧是不是!

李干先 (白) 舍得的。

孙富 (白) 舍得? 那就行! 依我说你先和杜十娘分开, 不要她了, 再设法弄一千两银子, 以作上京赴考的路费。以你的人才、文才, 不难金榜高中, 到那个时候平地一声雷, 名扬天下, 你想要多少钱, 要什么样的娇妻美妾没有啊, 你瞧怎么样?

李干先 (白) 只是十娘安放何处? 哪里去寻千金资斧?

孙富 (白) 这, 暖, 这倒难了! 你说走到这个地方, 上不着村, 下不着店, 可怎么想办法去呀! 这要是在那大市镇上, 我倒可以帮忙给你找找, 看谁能拿出一千两银子, 把杜十娘留下, 解你这眼前的困难呀, 可现在不行啊!

李干先 (白) 一事不烦二主, 还请仁兄代为设法吧!

孙富 (白) 是呀, 我也是这么想呀。我这个人的脾气, 兄弟你还不知道吗? 我是愿意成人之美, 最是仗义疏财呀! 可是, 目前我、我、我帮不了这份忙啊, 我.....

李干先 (白) 哎呀, 但不知孙兄, 此次出京, 资斧可充裕否?

孙富 (白) 你说钱哪? 那倒方便, 可以给你垫办一千两银子, 只不过这个杜十娘, 她可怎么交代呀?

李干先 (白) 弟有一言不好启齿。

孙富 (白) 咳, 兄弟说什么话哪, 咱们这样的朋友, 再说我这个人又是最好慷慨解囊, 济人之困, 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吧。

李干先 (白) 既是如此, 孙兄可否与小弟筹划千两纹银?

孙富 (白) 你要银子我有的是。就是说这个杜十娘应该怎么办?

李干先 (白) 十娘嘛? 哎! 弟就将她交与仁兄就是。

孙富 (白) 交给我? 哎呀, 不成不成! 想我们孤男寡女的, 我把她搁在哪儿呀? 再说, 我的名声也要紧, 这不是让人家好说不好听吗!

李干先 (白) 暖, 弟将她卖与仁兄为妾了。

孙富 (白) 怎么着, 贤弟把她卖给我?

李干先 (白) 正是。

孙富 (白) 哈哈, 哎呀, 不成不成! 那可使得不得。我孙富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呀, 这日后要让别人知道了, 我多不够朋友啊? 我这不是不义吗!

李干先 (白) 此乃小弟自甘情愿, 哪能有人责怪仁兄不义?

孙富 (白) 这么说使得?

李干先 (白) 使得。

孙富 (白) 是你自甘情愿?

李干先 (白) 半点不差。

孙富 (白) 好, 就这么办, 我以千金相赠贤弟, 贤弟以十娘还赠与我。

李干先 (白) 此话当真?

孙富 (白) 大丈夫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板上钉钉, 如白染皂, 万难更改, 绝不食言, 你放心吧, 只要你不反悔就行。

李干先 (白) 仁兄成全大恩, 小弟尚不能报, 哪有反悔之理!

孙富 (白) 这你算想开了, 本来嘛, 年轻轻的偏偏要个妓女干什么, 先求个有钱有势, 那还怕没媳妇? 贤弟这是一千两银子, 你先拿去。

(孙富递银, 李干先欲接, 孙富又缩回。)

李干先 (白) 仁兄可是舍不得了?

孙富 (白) 这是哪儿的话呢! 不过我想这么做法总不合适, 圣人云: 朋友之妻不可贪之, 朋友之妻不可纳也, 我这么办有点不好意思呀!

李干先 (白) 这都是为了相助小弟, 有何不可!

孙富 (白) 好, 那就这么办, 给你拿去。

(孙富递银, 李干先接。)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多蒙仁兄来指引,
再谢仁兄赠千金。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舍去十娘实难忍,
 孙富 (白) 怎么着, 要变卦是怎么着? 贤弟, 可是白银千两高官厚禄啊!
 李干先 (白) 弟决不反悔。仁兄, 弟酒已够了, 我要先回去了。
 孙富 (白) 好, 你先走吧, 回去好好劝劝十娘, 明个清早, 我就要接人啦。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宁愿舍人不舍银。
 (李干先下。)
 孙富 (笑) 哈哈!
 (白) 酒保, 酒钱放在这儿了, 三爷我走了。
 (西皮散板) 啊哈哈! 哎呀, 李干先真是个书呆子呀!
 我说什么他都信,
 十娘难逃我掌心。
 今日走了桃花运,
 (笑) 哈哈!
 明日船头迎新人。
 (孙富下。)

【第五场：沉江】

(杜十娘上。)
 杜十娘 (白) 我那公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四平调) 月色苍茫初更后,
 江风刺骨冷飕飕。
 手攀船篷望江口,
 耐等公子转回头。
 (杜十娘遥望, 李干先上。)
 李干先 (二黄散板) 孙仁兄赠千金恩义广有,
 踏银雪沐江风急转小舟。
 杜十娘 (白) 公子回来了, 待我与你搭了扶手。
 李干先 (白) 啊, 十娘……
 (杜十娘取扶手, 李干先沉默。)
 李干先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不义之事怎出口?
 (李干先欲回, 取银看。)
 杜十娘 (白) 公子, 请上船来。
 李干先 (白) 啊。
 杜十娘 (白) 公子, 请上船来。
 李干先 (白) 噢, 上船, 上船。
 (二黄散板) 千两白银不好求。
 银两多又何愁娇妻无有?
 (白) 对呀。
 杜十娘 (白) 公子, 江风甚大, 快快上船来吧。
 李干先 (白) 是是是, 来了。
 (李干先上船。)
 李干先 (二黄散板) 舍十娘可算得人财两收。
 (杜十娘、李干先同进舱。)
 杜十娘 (白) 公子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方才回来?
 李干先 (白) 酒肆之中贪饮几杯, 故尔迟了, 有劳十娘久候。
 杜十娘 (白) 这倒无妨。
 李干先 (白) 十娘呀, 方才酒肆之中那孙富与我谈到你我二人之事……
 杜十娘 (白) 他讲些什么?
 李干先 (白) 他言道, 我此番遵奉父命, 进京科考, 以求取功名, 光耀门庭。不想今日, 功名未就, 银两耗尽, 只带了一名青楼女子、不节之妇, 相偕而归, 家严恐难容留你我。

杜十娘 (白) 十娘出身微贱，尚知三从四德，尽孝堂前，爹爹怎能不容你我？即是爹爹不容，我可暂居他处，待等公子功名成就，再行团聚，有何不可？

李干先 (白) 爹爹若是不容，哪有盘费再进京都？

杜十娘 (白) 公子不必忧虑，为妻替你筹划就是。

李干先 (白) 十娘休得取笑。

杜十娘 (白) 我焉能与你取笑。来来来，你看我那小箱之内……

李干先 (白) 不必看了。你身旁那只小箱，内中不过些许簪环首饰，怎值千金？哪里够得进京盘费！

杜十娘 (白) 够与不够，你日后自然晓得，总不会叫你为难就是。公子夜已深了，寒气袭人，快快上床安歇去吧！

(【起二更鼓】。)

李干先 (白) 哎呀，十娘呀！天已二鼓，转眼即是明晨，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

杜十娘 (白) 公子，看你变脸变色，有什么言语，你就快些讲吧！

李干先 (白) 十娘，我在危难之中你要救我一救。

杜十娘 (白) 只要与你有益，我虽死不辞。

李干先 (白) 哎呀，十娘啊！方才酒肆之中，那孙富已然为我指引明路，他叫我舍去十娘，然后进京科考，他慷慨赠银千两，叫我将你卖与他人。

杜十娘 (白) 公子，你是卖与不卖？

李干先 (白) 哎，说什么卖与不卖！他道你是青楼妓女、不节之妇，我已将你卖与那孙富了。

杜十娘 (白) 啊！

(杜十娘抓李干先双手，气椅。)

李干先 (白) 十娘醒来！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痴心一片反遭卖，
柳老爷言语你可记心怀？

李干先 (白) 柳遇春？不是他，我还落不到这步田地呢！

杜十娘 (西皮散板) 你今不辨好和歹，
恩怨不明似狼豺。
可恨孙富心肠坏，
棒打鸳鸯两分开。

李干先 (白) 十娘不必啼哭，此事我是出于无奈，望十娘成全了我吧。

杜十娘 (白) 好一个“出于无奈”，你既是将我卖了，银子可曾到手？

李干先 (白) 银子早已到手。你来看这白花花的一千两银子，好生可爱呀！

杜十娘 (白) 但不知他何时前来迎娶？

李干先 (白) 明日前来接你。

杜十娘 (白) 噢，明日我与你就要永别了么？

李干先 (白) 明日再说明日的话，看天时不早，你我一同安歇了吧。

杜十娘 (白) 啊，如今你我已非夫妻，你一人去吧。

李干先 (白) 十娘，你我恩爱甚厚，明日就要永别，只此一宵不可辜负。来来来，你我还是一同安歇了吧。

杜十娘 (白) 休得胡缠！

李干先 (白) 哼，果然是妓女无情，我卖得不差。

(李干先入帐。)

杜十娘 (白) 哎，想我杜十娘本是良家女子，不幸身陷平康，遍尝多少苦楚，终日送往迎来，人人都道我名利双收，何等荣幸。怎知这卖笑生涯背后凌逼，实难忍受。多少王孙公子慕我姿色，要与我赎身，我岂肯做那酒色之徒玩赏之品。谁知选来择去，竟错配了这负义的小人！

(二黄慢板) 月暗星稀二更后，
真个地惨与天愁。
想当初在院中百般赌咒，
说什么天长地久到白头。
如今夫妻难久守，
谁知恩爱反成仇！

(白) 哎，想公子不过为了银两花尽，心中焦急，我这小箱之内珍宝甚多，胜似千两

白银，何妨与他言明。

(杜十娘抱小箱，欲入帐。)

李干先 (内白) 十娘你要成全于我，有了一千两银子，我便不愁高官厚禄、绝色佳人了。你就随他去吧。

(杜十娘惊，退回。【起三更鼓】。)

杜十娘 (二黄原板) 三更鼓夜深沉万籁寂静，
对残烛观蜡泪暗自思寻。
李干先薄情郎甚是可恨，
梦寐中还不忘不义之银。
(白) 哎呀，不想他睡梦之中，毫无悔意，我若将珠宝与他，待我年老色衰之时，他还是要抛弃于我的呀！

(二黄原板) 宝箱内俱都是奇珍异品，
我岂能将宝箱赠小人，助纣为虐，任凭他肆意胡行？
想世间珠宝原是作孽的根本，
银钱也害了多少人，
亲朋为你成仇恨，
弟兄为你把家分，
在院中从姊妹横遭蹂躏，
李干先背前言负义忘恩，
桩桩事都为你作祟招引，
都道你是至宝，我恨你万分。

(白) 哎！
(二黄原板) 将什么珠宝银钱来怨恨，
还怪我一失足千古恨，
只见其貌，慕其文，未度其德，审其心，
有眼无珠才错配了这无义的小人！

(【起四更鼓】。)

杜十娘 (二黄原板) 四更鼓天将明残烛渐尽，
形吊影影吊形倍加伤情。
细思量真个是红颜薄命，
可怜我数年来含羞忍泪、送旧迎新、枉落个娼妓之名。
到今日退难退进又难进，
倒不如葬鱼腹了此残生。
杜十娘拚一个香消玉殒，

(杜十娘欲投江。)

李干先 (内白) 啊，十娘！你何必苦苦缠我，你嫁了他去，比我强的多呀！

杜十娘 (白) 哎呀，不可。
(二黄散板) 纵一死也死个朗朗清清。
(白) 且住，此时我若一死，人道我是失足落水，我这满腹冤屈谁能知晓？况且我那珍珠百宝，岂不便宜了贼子？他若得了此宝不知又要害多少好人哪！也罢，我不免假寐片刻，待等明日孙富迎亲之时，我怀抱百宝箱儿，站在人前痛骂他二人一顿，也消消我这场怨气。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二黄散板) 玉碎珠沉心已定，
冤情也要告于人。
今宵苟且延性命，
明日将身赴波臣。

(杜十娘假寐，孙富上。)

孙富 (白) 哎呀，这一宵翻来覆去的，一会也没睡着啊。这个天也要命，怎么还不亮呀！

(【起五更鼓】。)

孙富 (白) 得，五更天啦，那个书呆子也该起来了吧，我就在这等等他。

李干先 (内西皮散板) 更鼓声中好梦断，

(李干先出帐。)

李干先 (西皮散板) 不觉已是五更天。

(白) 哎呀呀，十娘，天已五鼓，孙富就要迎接你过舱了。快些醒来！
 杜十娘 (白) 呀！
 (西皮散板) 海誓山盟成虚幻，
 好姻缘反作恶姻缘。
 (西皮快板) 波光浩浩如素练，
 倾刻冤魂化杜鹃。
 错错错，休埋怨，
 当初何不辨愚贤？
 情丝万缕连还断，
 皱锁蛾眉我无话言。
 李干先 (白) 十娘何必如此，你我乃是露水夫妻，有何不舍？
 杜十娘 (白) 着哇，你我不过露水夫妻，少时就要分别了。好！
 李干先 (白) 我为的是你呀，想孙富资财甚厚，胜似干先多矣，你就享受荣华去吧！
 杜十娘 (白) 亏你说得出口，去看那孙富起舱无有？
 李干先 (白) 是。
 (李干先出。)
 李干先 (白) 孙仁兄，起舱否？
 孙富 (白) 得了，你甬叫了，我一夜没睡，早就在这等着那！快将十娘送过舱来吧。
 李干先 (白) 请仁兄稍候。
 (李干先进舱。)
 李干先 (白) 十娘，孙富已在船头等候，你就出舱去吧。
 杜十娘 (白) 好，快将我那小箱取来。
 李干先 (白) 是。
 (李干先取箱。)
 李干先 (白) 啊，十娘，你嫁到孙家什么好东西无有，还要这小箱何用？
 杜十娘 (白) 不用你管，随我出舱。
 李干先 (白) 是。
 (杜十娘、李干先同出舱。)
 杜十娘 (白) 船头站的敢是孙富？
 孙富 (白) 可不是我吗！十娘，咱们久别重逢，你可更标致了。
 杜十娘 (白) 孙富啊，好贼子！
 孙富 (白) 哟，怎么刚见面就骂呀！
 杜十娘 (白) 你好无天理也！
 (西皮快板) 骂声孙富奸又狡，
 卖弄舌剑与唇刀，
 阴谋诡计难猜料，
 心如狼虎赛鬼妖。
 分明你要把红绡盗，
 仗着你王济钱多挂树梢，
 哪里是有无通共情义好，
 早知你拨牵来换翠翘。
 孙富 (白) 十娘，我可是一片好心哪！我是想送他一千两银子，叫他赶考去，他无恩可报才把你送给我的呀！
 李干先 (白) 是呀，有了这一千两银子，我便可回京赴试了啊！
 杜十娘 (白) 一千两银子能值几何？也敢在此扬眉吐气！
 孙富 (白) 怎么着，一千两银子你还看不起吗？你能拿得出来吗！
 李士先 (白) 是呀！
 杜十娘 (白) 你欺我手内无钱么？
 孙富 (白) 这可不是小瞧你！
 杜十娘 (白) 贼子！
 (西皮快板) 你道是千金不少，
 我这里价值连城自富饶。
 区区财帛何足道，

休逞十万你缠腰。
打开箱儿观百宝，
警目的村驴你仔细瞧。

(杜十娘开箱取宝。)

李干先 (白) 哎呀呀，想不到十娘这小箱之内珍珠百宝，无计其数；五光十色，灿烂非常，真真令人眼花缭乱！

孙富 (白) 嘿，我是走运就结了，这一千两没白花。既得美人，又得珍宝，哪有这么全家的事情呀！

李干先 (白) 孙仁兄一千两银子把还与你，我不卖了。
啊，十娘，你我乃恩爱夫妻，怎能割舍？你我快快进舱去吧，不要冻坏了你的玉体！

(杜十娘打李干先。)

杜干先 (白) 呸！李干先哪，负义贼！我赎身出院，原想与你夫唱妇随，白头偕老，惟恐堂上不容，故此我将奇珍异宝藏在小箱之内，准备献与堂上，做为进见之礼。不想你半途中，贪图孙富那一千两银子，将自己妻子卖与他人。你道我是青楼下贱女子，人间不节之妇，想我虽是妓女，却有峻嶒傲骨，赤子诚心，不似你这宦门子弟高雅之士，看来衣冠楚楚却是狼子之心，见利忘义的小人哪！

李干先 (白) 哎呀，惭愧！

孙富 (白) 十娘啊，那李干先本不是好人，忘恩负义，不象我孙富对你是一片真心。有你那箱珠宝，我这万贯家财，咱们今生今世是其乐无穷的了呀！十娘，过舱来吧。

杜十先 (白) 孙富啊，贼子！你原是一介商贩，惯施勾心斗角伎俩，常做损人利己勾当，用你那瞒心昧己得来的银两，拆散人家美满夫妻。你那一千两银子，只可买去李干先那颗狼子之心，你那万贯家财却买不去杜十娘这躯清白之体。似你这等小人，与禽兽何异？

孙富 (白) 哎哟，我的妈呀，你真算把我骂对了！

杜十娘 (西皮散板) 但愿长江化长剑，
斩尽天下无义男。
百宝沉江孽根断，
十娘，使不得。

李干先 (白)
(杜十娘将箱沉江。)

孙富 (白) 哎哟，太可惜了！

(孙富欲伸脚下水，又缩回。)

杜十娘 (西皮散板) 冰肌玉骨葬波澜。
十娘沉兔天地鉴，
千秋遗恨永绵绵。

(杜十娘投江。)

李干先 (白) 哎呀！

孙富 (白) 得，全玩完！我说小子们，把银子给我抢回来！

(二家院同抢回银子。)

孙富 (白) 人命关天，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船夫快点开船哪！

(开船，孙富下。)

李干先 (白) 哎呀！十娘呀！

(李干先哭。来旺上。)

来旺 (白) 得了，公子别哭了，如今你是人财两丢，功名未就，回家去这顿打又轻不了，留着一起哭吧！
船夫，开船。

(船夫开船，来旺、李干先同下。)

(完)